

目次（第十集）

第卅七回

暗繫赤繩爲月老
徒教殘淚濕紅粧

三

第卅八回

柔腸寸寸情難斷
劍氣森森禍未消

二七

第卅九回

暗室除奸驚辣手
冒名求錄顯神功

五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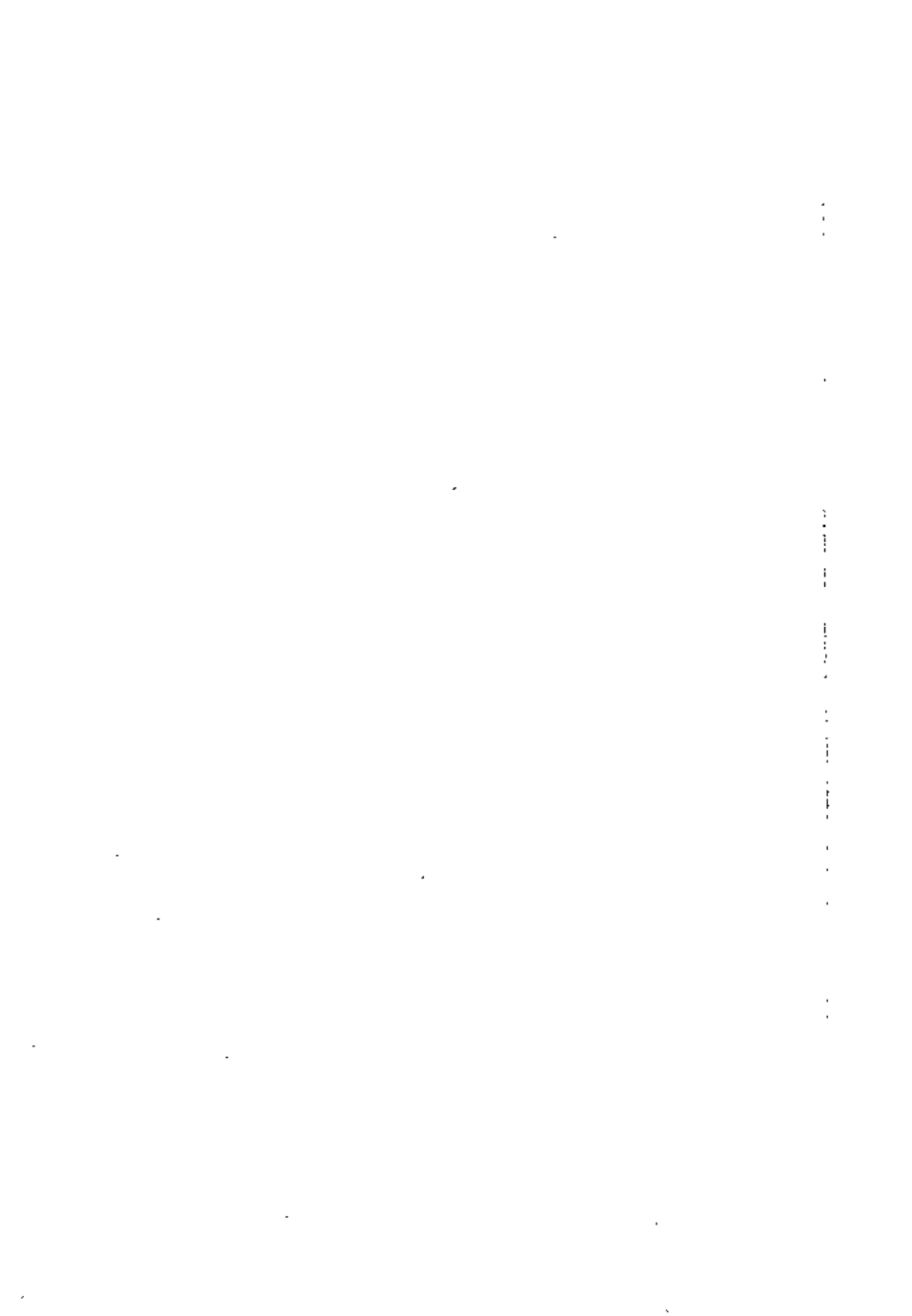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回

慶功宴上災星至
比武場中敵膽寒

八九



金世還看見他們情意綿綿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。



第卅七回

暗繫赤繩爲月老
徒教殘淚濕紅粧

厲勝男經過了一晚的酣睡，第二天一早醒來，不但臉色恢復了紅潤，而且精神飽滿，功力也已恢復了七八成。她醒來之後，看見金世遺和衣睡在她的身旁，便格格的笑起來，喚金世遺起身，笑金世遺貪睡，她似乎並不知道，金世遺根本就沒有睡過，一夜之間，不知起了多少念頭，而且有一度幾乎要離開她。

兩人巡視了一遍昨日的戰場，但見伏屍遍野，慘酷之極，厲勝男道：「這個機會錯過，只好再找第二個機會了。你說，咱們該先去找孟神通還是找西門牧野？」

金世遺道：「這兩個人都不是在短期間內可以找到的。你報仇的事情着急不來。我倒有一件事情，須得趕緊去辦。」

厲勝男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是要去救你的李家妹妹，我不明白，你爲什麼已到了玄女觀中，還讓她給敵人擒去？」

金世遺道：「噢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厲勝男道：「我瞧見白良驥用戰袍包裹着一個人，本來我不知道是誰的，但他的戰袍不夠用，雖然捲着了她的身體，却露出滿頭秀髮，這樣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李家妹妹了。」

金世遺道：「你怎知道準是她呢？」

厲勝男笑道：「這還不容易猜嗎？玄女觀中只有三個女子，馮琳不會被他所擒，既然不是谷之華，那當然是李沁梅了。」

金世遺一算時間，敢情昨日他將谷之華抱到這山洞的時候，厲勝男早已回到了玄女觀的附近，他和谷之華所講的說話，想來厲勝男也全都聽到了。如此看來，自己的一舉一動，竟是在她的意料之中。

厲勝男問道：「好，輪到你答我了，你何以當時故意讓她被敵人擒去，現在却要趕去救她。」

金世遺道：「你昨日除了瞧見白良驥之外還瞧見誰？」

厲勝男道：「還瞧見一個黃衣人，也像白良驥一般，用戰袍裹着一個俘虜，我瞧出這個俘虜是個男子，却不知道是誰。」

金世遺道：「是唐師淵的弟子鍾展。」

厲勝男怔了一怔，隨即笑起來道：「好，你不必說了，我知道你的用意了。」

原來金世遺聽李沁梅和鍾展的談話，已知道李沁梅對鍾展的感情不錯，只是尚未至水到渠成的時候，他又知道白良驥攜了鍾展、李沁梅之後，一定會留作人質，準備將來要脅唐曉瀾，因此放心讓白良驥和那個黃衣人將他們擄去，然後自己暗中安排妙計，促成他們的好事。

金世遺安排的計劃，乃是讓鍾展和李沁梅被擄之後，自己再去解救，先令鍾展清醒，恢復武功，再暗助他打敗敵人，憑着自己的本領遠勝他們，幹這幾件事情，可以不費吹灰之力，而且完全不須露面，便可辦到。

這樣一來，表面上即等如是鍾展救了李沁梅，他們兩人經過此場患難，感情自會增進一層。而且這樣一來，又可令他們單獨相處，當然更容易親近了。

厲勝男七竅玲瓏，金世遺的用心立即便給她猜着，她只道金世遺是爲了她才這樣安排，暗暗高興，心裏想道：「李沁梅先有了個歸宿，我也就減少了一個敵人，還騰下一個谷之華，那就比較容易對付了。」

白良驥的身份是御林軍副統領。金世遺料想他擒獲了李沁梅之後，一定是解往京師，因此他和厲勝男下了岷山之後，便即兼程北上。

一路上厲勝男只是向金世遺請教一些練上乘武功的奧義，沒有再提及她日後要如何如何，因為在她的心目中，金世遺已是逃不過如來掌心的孫行者，不怕他不聽自己的話了。金世遺也想等待她報仇之後，才打消她要降服各派的野心，厲勝男既然不再續談這個話題，他也樂得暫時不談，免得吵嘴。

他們二人的腳程當然比常人快得多，他們每天只歇息幾個時辰，連晚上也兼程趕路，三天之後，追到了一個名叫隆堯的小鎮，便發現了白良驥的蹤迹。白良驥和那個黃衣人同乘一輛馬車，另外還有一個車伕。金世遺暗暗跟蹤，看清楚了這輛馬車到那家客店，然後他們二人才到另一家客店投宿。

三更過後，金世遺與厲勝男換上了夜行衣，便到那家客店救人。他們找到了白良驥所住的那間房間，只聽得他正在和那個黃衣人悄悄談話。

金世遺的目力已練到可以在黑暗之中視物，他貼着門縫，張眼一瞧，只見白良驥和黃衣人都睡在床上，卻不見鍾展和李沁梅，也不見有像厲勝男所說的那兩個大包裹。

金世遺征了一征，他到底是江湖經驗極之豐富的人，立即便猜想到白良驥的詭計，他一定是怕給人瞧破，不敢將昏迷中的鍾展與李沁梅帶入客店，而是將他們藏在馬車內，交給那個車伕看守。那個車伕當然也是御林軍頭目假扮的。反正鍾、李二人都被點

了穴道，不怕會逃。

金世遺心想：「且先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麼？」

只聽得白良驥說道：「韓大哥，這事情真是太奇怪了，今天已是第四天啦，他們這班人却還是連鬼影也不見一個，韓大哥，你見多識廣，給我琢磨琢磨，會不會有什麼意外？」那「韓大哥」沉吟半響，說道：「論理釋道安和龜靈子二人總可以對付得了馮琳，而且即算他們有甚麼意外，西門牧野他們一共有十三人之多，任何一個人的武功，都足以與那些所謂武學大師抗衡，難道他們也都遭逢不測？他們講得清清楚楚的，叫咱們得手之後，立即便走，在這條路上自然會見着他們。但現在還沒有見着，這種事太過出乎情理之外，小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好在此去京師，也不過還有三四天路，到了京師，總會得個分曉。」

白良驥道：「我倒有點擔心……」那「韓大哥」道：「擔心他們給孟神通都殺了麼？」白良驥笑道：「孟神通再神通廣大，也不能把他們盡都殺了，何況西門這老頭子早就在比武場的附近種下了阿羅花，我看孟神通這次若能逃得性命，已是邀天之幸。」那「韓大哥」陰聲怪氣的問道：「那你擔心什麼？」白良驥道：「我擔心他們是有意甩開咱們，也許在西門牧野的心裏，正巴不得你我這途意外呢。最少我也擔心他們會

抹煞咱們的功勞。你想，西門牧野這種人還能有什麼好心？他野心勃勃，要誅盡天下武林人物來換得皇上的封賞，將來他不但要做御封的武林至尊，大內衛士和御林軍統領也盡都要歸他統屬，他還不要安插自己的人嗎？你我二人和他的關係到底較疏，只怕將來總難免受他排擠。」

那一韓大哥」道：「你的所慮甚有見地。怪不得他拒絕了秦岱耿純二人之請，連孟神通也要一並誅掉。我看，這不但是公報私仇，更關重要的是他妒忌孟神通的本領，怕聯合了孟神通之後，孟神通更得皇上重用。」

白良驥道：「西門牧野當然是這個心思，不過秦岱耿純二人，想令孟神通爲皇上所用，那也是白費心思。孟神通此人實在是天下最驕傲自大的人，他雖然一心想稱霸武林，却也不會借助朝廷之力。只怕在他的心目中，還未必會看得起皇上的封賞呢。要是他那麼容易入彀的話，我早已替皇上禮聘他了。」

那一韓大哥」道：「不管如何，咱們這次的差事，總算是辦得順順利利，手到擒來，西門牧野還能說咱們什麼？要抹煞咱們的功勞也抹煞不了！除非他敢暗殺咱們。」白良驥道：「那他還沒有這麼大膽。不過此去京師，還有四天。天山派的交遊最廣，咱們還是得處處小心。」那一韓大哥」笑道：「你放心，馬車就停在外面的院子，

我又早已有了安排，即許有甚風雲變動，也瞞不過咱們耳目。」

金世遺偷聽了他們這番談話，對這班人的來龍去脈，已摸得清清楚楚，暗暗吃驚。心中想道：「原來西門牧野的背後，還另外有人，這人竟是當今皇帝。看來乾隆這小子比他的父親雍正還要厲害得多！雍正只做到火燒嵩山的少林寺，他却想把天下武林人物盡數誅鋤！」金世遺並非害怕皇帝的威權，但却不能不為正派的武林人物担心，尤其谷之華是呂四娘的唯一弟子，而呂四娘則是滿清皇室最大的仇人，只怕谷之華縱想遁迹荒山，西門牧野這班人也放她不過。

厲勝男搔了他一下手心，悄悄說道：「我雖然給你又招惹了一班強敵，但你爲我報仇，也就是幫忙了你的谷姐姐呢，你總該沒有怨言了吧！」她用的是「天道傳音」，功力雖遠不及孟神通、金世遺之深，但在三五丈之內，縱使是當今最負盛名的幾個武學大師，也聽不到她說些什麼。何況金世遺就在她的身旁，而白良驥和那個「韓大哥」還是第一流人物，當然聽不出一點聲息。

金世遺面上一紅，想不到自己心裏想些什麼，厲勝男立刻便能猜到。其實厲勝男也只是猜到了一半，金世遺並不單單是爲了谷之華。

房間裏說話的聲音愈來愈小，這兩個人談到了西門牧野的野心，都帶着恐懼，似乎

是在咬着耳朵說話，金世遺息了雜念，凝神靜聽，忽聽得外間有極輕微的聲息，金世遺不覺心中一凜，他聽出了是有兩個武功極高的人物正在進入這間客店，心道：「難道是馮琳來了？」因為若論輕功，這兩個人大約只輸給他和厲勝男、姬曉風等有限幾人，所以金世遺最先懷疑的就是馮琳。

隨即聽到比較沉重的步聲，金世遺暗叫不妙！他聽出了是這兩個人負着重物越牆而去，他當然立刻便想到了藏在馬車內的鍾展與李沁梅，心中想道：「若是馮琳也還罷了，要是別人，那可糟糕！」當下與厲勝男打了一個招呼，也用「天遁傳音」之術向厲勝男說道：「你在這裏再聽他們說些什麼，我出去看看。」厲勝男道：「我理會得，你出去救人便是。」

那兩個午夜來客脚步聲雖然較前沉重，但仍然比一般的夜行人輕得多，只有落在金世遺厲勝男這等行家耳內，才能區別出前後的差異，房間內的白良驥與那個「韓大哥」似乎尚還未覺。

金世遺走出院子，院子裏停有幾輛馬車，不過白良驥所乘的那輛，他早已在日間留意在心，所以毫不費力的便找到了。不料揭開那車蓬一看，却令他大吃一驚！

只見那個車夫斜斜的靠着車墊，面色青紫，嘴巴張開，似是碰到突如其來的偷襲，

要喊還未曾喊得出聲似的。金世遺一把將他拖開，但覺他全身僵硬，但身上並無傷痕，而脈息又比常人快得多。饒是金世遺見多識廣，急切之間，也瞧不出他受的是什麼傷，金世遺禁不住心中一涼，暗自想道：「此人身體已經僵硬，而脈息尚粗，顯見內功相當深厚，最少不在白良驥之下，而看這情形，又不似是被人封閉了穴道。咦，這是那裏來的高手，能在瞬息之間，便令他受了這等莫名其妙的傷？」

金世遺醉心武學，若在平時，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，從這人的受傷情狀，推究那個傷他的人的武功。但此時此際，他還那有心情及此？當下跳上馬車，只見一個五尺來高的鐵箱，箱蓋四邊有蜂巢也似的許多小孔，金世遺輕輕一揭，便揭開了，裏面却是空空的，洞洞的什麼也沒有，只是聞到一陣微帶腥味的魔鬼花香，金世遺翻遍了馬車，也不見鍾展和李沁梅的影子。

金世遺是個江湖上的大行家，見此情形，心中想道：「白良驥定是把他們放在這箱子裏面，那兩個人開不了這個箱子，不知用什麼手法，在箱蓋週圍弄了許多窟窿，這才把它打開。看這些蜂巢也似的小孔，似是金鋼指的功夫，但天下那有這等深厚功力的人，一指便可洞穿鐵板？」

金世遺疑惑不定，伏地一聽，那兩個人的腳步聲大約已到了一里開外，金世遺心

道：「不管他們是誰，我且追上去看看再說。」立即施展了絕頂輕功，不過一盞茶的時刻，便在郊外的一個荒崗追上了那兩個人！

一望見這兩個人，金世遺不覺啞然失笑，他起初胡亂猜疑，不知是何方高手，却原來是他的老朋友——冰川天女和她的丈夫唐經天。剛才的疑團，也就一一有了答案。想來是那「車夫」察覺有人來到，正想張口大叫之時，便給冰川天女的冰魄神彈打入他的口中，令他全身僵硬，至於那鐵箱的許多小孔，當然是唐經天用天山神芒所弄穿的了。

只見唐經天背着鍾展，冰川天女背着李沁梅，向前疾奔，金世遺心道：「他們雖不如我剛才所想像那般的具有絕頂神功，但比之三年之前，却的確是高出了不少！」

按說金世遺發現了是他們二人，便當罷手，但他一心一意要促成鍾展與李沁梅的好事，若然罷手，却又與他原定的計劃不符，他躊躇了片刻，決定和唐經天夫妻開個玩笑，抓起了一片泥土，捏成碎粉，運氣一吹，那撮碎泥在唐經天夫妻的頭上紛落如雨！唐經天本就準備有敵人追來，他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金世遺撒出那把碎泥雖然份量極輕，也帶着滋滋聲響，唐經天一覺有異，立即一記劈空掌打將出去，泥屑紛飛，但有一顆黃豆大的砂粒，却在唐經天的手背擦過，雖未皮破血流，却也令他感到隱隱作

痛。

唐經天大吃一驚，放下了鋪展，游目四顧，搜索敵蹤，金世遺的輕功遠比他高明，又早已躲進樹林裏面，唐經天瞧不見敵人，更是吃驚，心道：「難道是孟神通追來了？」

這時冰川天女也放下了李沁梅，夫妻倆仗劍而立，準備應付勁敵，金世遺若然只想奪走鍾李二人，那是易如反掌，難就難在要不讓他們發現自己的真面目，毫無聲息的將人劫去。

唐經天朗聲說道：「這兩人是我的師弟師妹，閣下將他們擒去，我不能坐視不救，瞧閣下身手，當非鼠竊狗換之輩，若是與我天山派有甚樑子，唐某夫妻願接下來！閣下何苦與小輩爲難，更何須弄這等鬼鬼祟祟的技倆？」在唐經天的心目中，以爲這個戲弄他的人必定是將他師弟師妹擒去的人，所以有這番說話。

唐經天這番話說得不亢不卑，甚爲得體，金世遺聽了，掩着嘴幾乎忍不住笑。忽聽得「撲嗤」一聲，有人却先笑了出來。

只見樹林邊人影一閃，厲勝男現出身來。她手中拿着一把寶劍，在朦朧的月色下，吐出碧瑩瑩的寒光，正是唐經天那把游龍寶劍。

厲勝男嘻嘻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唐少堂門你怎麼向我自稱小輩呢？」

唐經天這一氣，非同小可，「哦」的一聲，一支天山神芒立即電射而出，厲勝男橫劍一削，將那支天山神芒削為兩段，又嘻嘻笑道：「果然是拈寶劍！久聞天山二寶，神芒堅逾金鐵，寶劍利可斷金，如今看來，確是寶劍更勝一籌！」

在她說話的時候，冰川天女也已接連發出了三顆冰魄神彈，厲勝男身形飄忽，忽東忽西，三顆冰彈都從她身邊掠過，轉眼間她已撲到了唐經天眼前，相距不到一丈之地。

冰川天女怕丈夫吃虧，拔出冰魄寒光劍，立即便是一招「冰河解凍」，劍尖抖動，寒光點點，恰似冰雹亂落，千點萬點，酒將下來！唐經天持的是一柄普通的青鋼劍，但他發出追風八式，一式接着一式，有如長江大河，滾滾而來，威力也是大得驚人，厲勝男在他們夫妻聯劍急攻之下，也不敢硬接他們的劍招，只靠着輕靈的身法，在雙劍縫中，鑽來鑽去！

唐經天生怕厲勝男劫走鍾李二人，施展追風劍法，緊緊將她迫住，不讓她近得他們。金世遺立即抓着機會，施展絕頂輕功，從樹林裏飛身掠出，左手抓起李沁梅，右手抓起鍾展，晃眼間又已退入樹林裏面，同時用「天遁傳音」之術，向厲勝男說道：「你

切不可胡作非爲，只將他們引開便行。等下在十里之外那座山頭見面。」厲勝男道：「我理會得，你放心！」

金世遺的說話，只有厲勝男聽見，可是厲勝男的嘴唇微微開闔，唐經天在她對面，却留意到了。心念一動，急忙回顧，已不見了鍾李二人，唐經天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，上了她調虎離山之計了，這小妖女還有幫手同來！」

厲勝男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唐少掌門，你今天可算栽到了家啦！」游龍劍揚空一閃，一招「玉女穿針」，快如閃電，唐經天稍一分神，只聽得「唰」的一聲，衣襟已被她一劍穿過！

唐經天大怒，喝道：「好，我只問你這妖女討人！」追風八式疾發如風，冰川天女的冰魄寒光劍更其厲害，盤旋一舞，化成了一團寒光，也立即向厲勝男罩下。

厲勝男笑道：「你們要打，我要失陪啦！」笑聲未停，一個「細胸巧翻雲」，已倒翻出三丈開外，饒是她輕功卓絕，唐經天出劍如電，「唰」的一聲，也還敬了她一下，劃破了她的墊肩，幸而她裏面穿着玉甲，要不然這一劍已足令她重傷。

厲勝男若然以一對二，自不是唐經天夫婦的對手，但她的輕功却比他們稍勝一籌，一脫出劍光籠罩的範圍，轉眼便翻過了山崗。

唐經天一來爲了救人，二來爲了要奪回寶劍，當然緊追不捨，不消片刻，三個人都已去得遠了。

金世遺在樹林裏找到一個空曠的地方，將鍾李二人放在草地上，只見他們二人似是在熟睡之中一般，氣息均勻，吐出來的氣息有淡淡的雪蓮花香，金世遺知道唐經天已經把碧靈丹納進他們的口中，魔鬼花向迷香早已解了，可是他們仍然昏迷未醒，顯然是被封了穴道。金世遺心道：「這是那一點穴，爲什麼唐經天也不能解開？」

金世遺仔細察看，猛地心念一動，撕破他們二人背後的一塊衣裳，只見在他們大椎穴之下，有一個金錢般大小的紅印。金世遺心中一凜，道：「原來那個什麼韓大哥乃是鄭都韓家的人。」

韓家的點穴手法與衆不同，稱爲「按穴」，是用「紅砂手」的功夫，按在敵人的穴道要害上，只有他們這一家才能解救。

而且因爲這種「按穴」是用了「紅砂手」的掌力，時間久了，即算穴道解開，內力也不能即時恢復。

金世遺心道：「這厮的手段也真狠毒，幸虧是遇到了我。」原來喬北溟那本武功秘笈，融會了正邪各派之長，金世遺所得的上半部，正巧有一篇是專講破解各種陰毒的點